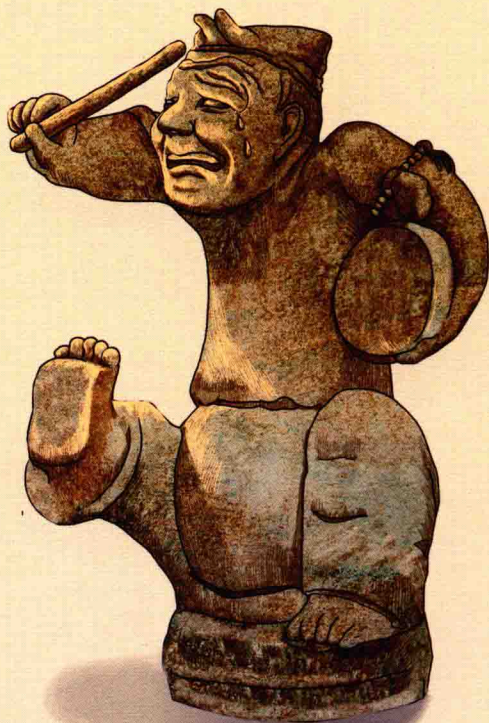


王朝的终结
丛书

衰亡 大汉帝国的

白日薄西山



徐兴无 著

大汉帝国

社会阶层固化，寒门子弟上升无门，战争真的能将士族和寒门转换？
外戚和宦官轮流擅权，地方豪族势力又一天天膨胀，

是谁搞乱了汉朝天下？

江苏人民出版社

白日薄西山

大汉帝国的 衰亡

徐兴无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日薄西山:大汉帝国的衰亡/徐兴无著.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6
(王朝的终结丛书)
ISBN 978-7-214-18467-2

I. ①白… II. ①徐…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汉代
IV. ①K23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4959号

书 名 白日薄西山:大汉帝国的衰亡
著 者 徐兴无
责任编辑 朱超
装帧设计 壹诺设计
版式设计 书情文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8467-2
定 价 39.00元

「目录」

第一章 孝灵皇帝.....001	
享国最久的帝国..... 002	
占星术的失误..... 002	
孤儿、天子、母后..... 003	
士大夫与宦官..... 009	
北官政变..... 015	
第二章 大放逐.....027	
被出卖的将军..... 028	
御座上的青蛇..... 029	
党人与太学生..... 031	
李校尉与郭处士..... 038	
党狱..... 043	
黑暗中的对话..... 054	
第三章 风雨如晦.....057	
胡太傅..... 058	
李太尉..... 060	
段将军..... 062	

蔡议郎	066
鸿都门学	068
酷吏	071
鲤鱼腹中书	076
卖官鬻爵	078
法治的失败	079
屠夫的女儿成为皇后	082
焦尾琴	083

第四章 太平道.....085

难民的幻觉	086
岁在甲子	089
大赦	092
战场	095
五斗米道	100
机变与隐患	102

第五章 烽火狼烟.....107

凉州	108
两都赋	111
夷夏之分	113
羌族史诗	115
羌乱	124
鹰犬与豺狼	133

第六章 北邙山.....	141
天子的发明	144
州牧与校尉	145
大行皇帝	148
大将军	150
引狼入室	153
黑夜暗流	156
董卓进京	159
天子别姬	164
第七章 东京西京.....	165
军阀	166
关东联军	167
天子西迁	169
曹操奋一军之勇	174
西蜀割据	176
荆州割据	177
辽东割据	180
江东英雄	181
冀、幽争夺战	186
刺杀董卓	193
第八章 蒿里行.....	195
蔡邕之死	196
南行的诗人	197



长安变局.....	198
青州黄中.....	202
屯田令.....	203
赵太仆.....	204
孙策据有江东.....	206
死里逃生.....	207
天子还都.....	210
易京楼.....	220
代汉者当涂高.....	221
挟天子以令诸侯.....	222
蒿里行.....	228

第九章 日蚀苍黄.....230

征讨袁术.....	232
排除异己.....	233
兵不厌诈.....	235
绞杀吕布.....	236
逐鹿中原.....	238
煮酒论英雄.....	243
官渡之战.....	246
梦兆龙蛇.....	248
攻克邺城.....	251
东临碣石有遗篇.....	254
三顾茅庐.....	256
丞相专制.....	258
赤壁之战.....	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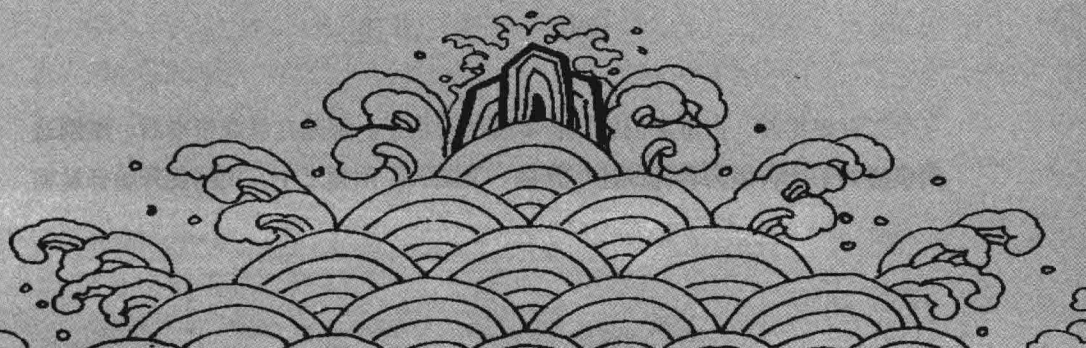
平定凉州	261
天下三分	263
皇帝与编年史	265
文姬归汉	267
禅让	268
第十章 遗响.....	269
天下大势	272
墓穴诅咒	273
附录 东汉帝王列表（凡十三君，一百九十六年）	275
初版后记	277

第一章

孝灵皇帝

行行重行行，
白日薄西山。

——汉末民谣





享国最久的帝国

冬天，是死亡的季节，夕阳透着惨白，沉沦于西山。

孝桓皇帝永康元年（167）的冬天，是本朝世祖光武皇帝中兴以来的第一百四十三個冬天，大统延嗣了十一位君主。倘若上溯到高皇帝开辟大汉基业的那一年，这便是第三百七十个冬天了，大统之中，也得再上溯十三位君主。

对于一个帝国来说，单凭这样的年龄，就足以在历史学家的笔下赢得美好的声誉。这不仅是对在本朝之前只有十五年的秦帝国而言，就是对直至公元1911年的中华帝国历朝历代而言，本朝也是享国最久的帝国。事实上，在史学家的心目中，能和本朝共享最高荣誉的帝国，仅仅是七世纪到十世纪的大唐帝国而已。本朝的国号“汉”，成了所有中国人的代称。

当然，久盛必衰，是中国哲学中丝毫不用证明的道理。先哲云：“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老子》）因而本朝的灭亡也在所难免。可是，对于每一个生活在本朝现实中的人来说，偌大一个帝国的衰亡，决非是一件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事件。

占星术的失误

二百多年前，占星家们就预言本朝的灭亡了。那是在汉武帝崩后，刚刚达到极盛的王朝，因为和匈奴连年开战，又陷入了困顿之中，民间便开始怀疑朝

廷的气数。有位叫路温舒的方士，从小跟他的祖父学天文历算之学，认为汉家有“三七之厄”，也就是说，汉家的天命只有三七的乘数，即二百一十年。宣帝朝，他做到了临淮太守，便向朝廷上了道密奏，汉家叫“封事”，将他的预言备案以为警戒。到了成帝朝，因为孝成皇帝的性欲很强，经常在后妃怀孕时行房事，导致多次流产，所以一直没有皇子诞生，朝廷的统嗣出现了危机。此时，另一位叫谷永的文士再次提起这个预言。汉家的天子们对这些警告充耳不闻，但孝成皇帝的母亲也就是皇太后的一位娘家侄子王莽却铭记在心，他不仅要利用这一预言，而且刻意要使预言兑现。孝平皇帝元始五年（5）冬天，在安汉公王莽的安排下，平帝开始生病，到十二月的一天，安汉公又安排了平帝驾崩归西。这一天，大汉帝国的年寿恰满二百一十岁。

预言实现之后，安汉公便成立了一个国号叫“新”的王朝，自己做了天子。但他谋杀汉家天子的事引发了地方大臣和民众的起义，人们似乎还是期望做大汉的臣民，于是，王莽的帝国几乎同秦帝国一样的短命。大汉帝国在世祖光武皇帝的手中得以光复，起死回生。史家郑重地将世祖以前的朝代叫作“前汉”，将世祖光复的朝代叫作“后汉”。至今，人们谈起世祖光武皇帝带兵收复长安时的情景，仍是绘声绘色，仿佛目睹亲历：

世祖光武皇帝和他的部下们穿戴整齐，大冠、宽衣、博带，朴素中显出无与伦比的高贵与庄重。那些年迈的前朝官吏们恭候在道边，流着眼泪庆贺道：“没想到今天又见到汉官威仪！”

时至今日，占星家们似乎不再公布耸人听闻的政治预言了，因此，永康元年的冬天，就被他们粗心地放过。可是，一切关心本朝命运的官吏和人民，都感受到了异样的寒冷。事实上，后代的历史学家们正是把这个冬天，当成了我们大汉帝国的最后一个季节，当作本朝寿终正寝倒计时的开始。

孤儿、天子、母后

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八丁丑日，本朝帝都洛阳城中那座最大的宫

殿，笼罩在不祥的氛围之中。不久，京城的吏民都被告知：天子崩于德阳殿。

有一个事实，是让任何朝代的吏民们都难以接受的，那就是天子年仅三十六岁。不过，对于本朝的吏民来说，已经不以为怪了。本朝列祖列宗皆不永年：世祖光武皇帝年六十二，孝明皇帝年四十八，孝章皇帝年三十三，孝和皇帝年二十，殇帝年仅二岁，孝安皇帝年三十二，孝顺皇帝年三十，冲帝年仅三岁，质帝年仅九岁。这些天子向世人显示着血脉基因的退化，此乃天命，非人力所能为也。

按照惯例，臣下们必须用道德的标准评价这位刚刚宾天的天子，为他上一个谥号。天子太年轻了。他十五岁登基，可直到他三十岁时，才从不可一世的大将军梁冀手中收回大政。然而，由他做主的六年，同样使人失望。

对此，天子生前不是没有自知之明。在他三十一岁那一年，有一天，为了不使臣下惊慌失措，他故意作出放松的姿态询问近侍大臣爰延：“依卿看来，朕是什么样的君主？”

爰延答道：“和我们大汉的列祖列宗相比，陛下算是位中等的君主。”

汉家的吏民品评事物，喜欢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中还可再细分上、中、下三等，共为九等，或称九品。在本朝最伟大的史家班孟坚的著作《汉书》里，便将自有人类以来的历史人物依九品等第评论了一番。中等的人物，是在圣人之下，不肖小人之上的平常人。爰延的意思是说：像陛下这样的君主，自己不可能有所作为。如果被贤臣辅佐，天下就会大治；如果被小人包围，天下就会大乱。这个评价直切而不落阿谀之嫌，可更多的还是对天子的期望。天子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为此，他升迁了爰延的官职。

即使充当一位中等的君主，他还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精力更多地耗费在下等君主们常常关注的那些事情上了。史书记载他惟一过人的天赋是“好音乐，善琴笙”，这是史家指责他喜好声色的委婉叙述。他还被描写成是个有异端思想的皇帝，他破天荒地在宫廷中为佛教的祖师释迦牟尼和道家的祖师老子设立了祭坛。这一点，不仅违背了本朝以儒家学说为政教大纲的原则，而且，这两种信仰都具有的清心寡欲的教条，还被他的臣下们信手拈来，作为指责他好色的矛头，令他陷入尴尬的境地。事实上，他的短寿正是由于他的信仰没有能够战胜他的欲望。



臣下们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个“桓”字作为他的谥号，这是个不坏的称呼。“桓”有“大”的含义，按谥法：“辟土服远谓之桓”，在此之前，只有春秋战国的诸侯霸主们如齐桓公等拥有过这样的名号。这是因为近年来惟一值得提起的政绩是：本朝在与周边民族，特别是与西北羌族的冲突中，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

和前汉的孝成皇帝一样，孝桓皇帝生前有很多女人，但也没有子嗣。

这又是一件令人头痛，而在本朝却见怪不怪的事。本朝的列祖列宗不仅年寿不长，而且生育能力不强。由嫡长子承继大统的制度，在本朝难以贯彻。孝殇皇帝以出生一百多天的婴儿承继其父孝和皇帝的大统，不满七个月就夭折崩殂，大统旁落到他的叔父孝安皇帝身上。此后的孝顺皇帝是孝安皇帝的独生子，而这条微弱的血脉又以一个年仅两岁的幼主登基、不满五个月便又崩殂的形式中断了，这便是孝冲皇帝。此时，皇室中已无储君，只得从藩王中遴选。以后的孝质皇帝以及眼下这位刚刚宾天的孝桓皇帝，都是以外藩的身分入继大统的。

未来的新帝只能产生于藩王之中，似乎，这已成了惯例；仿佛，这又是天命。一切的一切，皆非人力所能为也。

国不可一日无君，正如天不可久阴。新帝的拥立，已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按本朝的礼法，大行皇帝的葬礼，要在新帝即位后举行，此间，诸位大臣们仍循旧政，事侍死如生。可是，天子驾崩毕竟给人带来不安，对朝官来说，最担心的是将来的人事变更，以及朝纲的因革。本朝的政治从来是朋党纷争，瓜葛纠缠，险象环生，一言难尽。故而在此期间，中枢机构的诸多大臣竟托病不朝，这引起了太尉陈蕃的担忧，他给这些机构递去了一封公开信，指责道：

“古人立节，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床，于义安乎？”

以太尉的资历、耿直与威望，这封信让大家感到无地自容，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同时，拥立新帝的行动已经开始。

这一年，汉河间国解渎亭侯刘宏才十二岁。如此年纪便领侯爵，并非由于他的早熟，或是在政治、道德上有什么超常的成就，而是表明：他是个失怙的少年。他的爵位袭自他的父亲——已故汉解渎亭侯刘棻。十二岁的侯王，对事



情的理解只能是朦朦胧胧的。他可能知道，刚刚驾崩的天子是自己的堂叔父，他们来自一个共同的先祖，即孝章皇帝之子、汉河间王刘开，但他决不可能知道，天命竟然转移到了他的身上。直到从洛阳来的马队、仪仗簇拥着一辆白盖马车来到他的府第；直到朝中侍御史、光禄大夫刘儵、中常侍曹节，拿着朝廷的符节，一起向他行大礼时，他似乎才明白了。

接着，光禄大夫向他宣读了以太后的名义发布的诏书：

大行皇帝德配天地，光照上下。不获胤嗣之祚，早弃万国。朕忧心摧伤，追览前代法：王后无适，即择贤近亲。考德叙才，莫若解读亭侯宏，年十二，巍然有周成之质。春秋之义，为人后者为之子，其以宏为大行皇帝嗣。使光禄大夫刘儵持节之国奉迎。

这支由黄门宦官、禁军虎贲、羽林组成的上千人的车驾队伍，从洛阳向东北方向的河间国封地进发，要走八百多里地，但他们来得很快，几乎与天子驾崩的讣告相接踵。当这支队伍出现在河间境内时，使得许多略上年纪的百姓，仿佛又看到了二十一年前，同样的车驾来此迎接孝桓皇帝时的情景，至今三尺童子尚会吟诵当年的歌谣：“车班班，入河间。”河间王的家族，竟然连出两位天子！这便是天命！

车驾离开得也很匆忙。天子以十二月丁丑日驾崩，而迎驾的队伍已于次年正月初三己亥日抵达洛阳，先后不到一个月。

新天子的母亲姓董，河间人，史书不载其名。此时，尽管她的儿子成了人君，但她却没有被允许随子进京。当儿子登临大宝之后，她也没有得到企望中的待遇，而是仅仅被封为“慎园贵人”。就这，还是沾了亡夫的光，因为新天子即位后，按本朝尊崇孝道的准则，追尊自己的生父为“孝仁皇”，陵墓为“慎陵”。所以，她被册封为一位已故天子的贵妃。

这一点，以新天子当时的年龄，不会懂得个中原委；但对一个十二岁而又失去父亲的孩子来说，做了天子却必须离开他的母亲，真让他迷惘或者难过。即使在他成年以后，也会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夺情的事。当然，他也明白了真正的原因，那就是决定自己入继大统的绝非天命，绝非自己有什么“周成之质”，而是孝桓皇帝的遗孀窦太后，以及她的势力集团。太后之所以在诸多的

宗室藩王中选择了自己，绝非她的情感天平倾向于亡夫的家族，而是看中了自己当时的年龄。太后要做自己的母亲，并且希望自己永远是个孩子。

簇拥着白盖车的队伍在凛冽的寒风中抵达京城北门外的夏门亭。前城门校尉、槐里侯，现拜大将军、窦太后之父窦武，持节率朝官恭候在此。窦武对新天子的拥戴之功，可能刘儵已在路上禀报过了：“正是大将军，在孝桓皇帝驾崩之后，立即召见了臣下，因臣下是河间人，向臣下询问了河间国诸王侯的情况，决定由陛下入继大统，并亲自进宫奏白太后。”

大将军率群臣向储君行了礼，刘宏也在光禄大夫的引导下向大将军及群臣们长揖还礼。看上去，大将军是个很有威仪和修养的中年人，令储君敬畏。随后，大将军请储君换乘。这是一驾青盖马车，“青”，是苍天的颜色，本朝的宪法上写着：“天子父天母地”。就这样，昊昊苍天笼罩着储君，从帝都的北门——夏门进入了北宫。

次日，于德阳殿即皇帝位，改元“建宁”。这位新天子百年之后，被谥为“孝灵皇帝”，按史家的惯例，不妨即可称之为“灵帝”。

太后姓窦名妙，可这个动人的名字从未打动过她的亡夫，而且，就在半个多月前，这个名字使得她的亡夫留下的其他嫔妃们感到大势不妙，魂飞魄散。

太后的家族，是本朝最高贵的家族之一。她的先祖窦融历任世祖光武皇帝朝的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冀州牧、大司空，封安丰侯，也是本朝的开国元勋。王莽之末，群雄并起，窦融作为割据河西走廊这一军事重地的豪强和军事首领，及时地交通并归附了世祖，从而使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倾斜。因而，世祖对他的态度一直右于其他公卿。他与世祖的联合，还基于另一个更为神圣而遥远的原因，他的七世祖窦广国就是前汉孝文皇后的胞弟。因此他对世祖说：作为汉室的外戚，理应辅佐皇族的事业。这一点，深得世祖的嘉许，并将《太史公书》中的《外戚世家》赠给了他，因而窦氏家族再次与本朝的皇室续上了姻亲关系，除了眼下这位太后出自窦氏之外，本朝孝章皇帝的皇后也出自这个家族。

本朝皇后的册立，大多根据天子的喜好和嫔妃们的懿德，或者是纯粹生物学的因素，即被立为皇后的嫔妃给天子生下了储君。这与高皇帝开辟的前汉大不相同。高皇帝以布衣庶民，提三尺剑，马上征战而得天下。他和他的开国大臣的体内流着爱吃狗肉的村夫野民的血，从来就不相信王侯将相都是天生的贵

种。因此高皇帝以下的列祖列宗们的皇后大多来自下级官吏或平民百姓之家，甚至是贱隶倡优。其立废皆由天意。即如这位窦太后的远祖窦广国，以及他的姐姐、孝文皇帝的太后，因为家境贫寒，姐弟俩年幼即被人分而出卖。多少年后，窦广国知道姐姐已在深宫，而他自己尚且为人奴仆。姐弟相见，叙及旧事，广国说：“姐姐在客店里与我分手时，向人家乞借了澡盆，为我洗了澡。又乞讨饭食喂了我，这才离去。”话语凄凉，姐弟俩及周围的宦官、宫女皆大恸之。

大汉的长期的恩德和文教终于养育出了一大批豪强士族，他们成为大汉的支柱，向上托起天子这个屋顶，向下镇制百姓这个基础。出于大汉皇室旁亲远系的世祖光武皇帝正是依靠了他们，才光复了大汉的基业，当然，也就必须让他们分享到更多的政治利益。其中一个重要的形式，就是本朝的天子有义务从这些家族中选择自己的配偶，并且借此平衡与各大士族，特别是北方与南阳两大士族群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完全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世祖本人是始作俑者，在征战之际，他册立北方士族之女郭圣通为后，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光复以后，世祖为安抚自己故乡的士族，又废郭后而册立来自南阳的阴丽华为后，尽管她已是一个中年妇女。与天子的联姻，是帝国大股东们的股票。这样的股票升值迅速，回报丰厚，但也充满了风险。

窦后的册立，遵循了同样的故事。

孝桓皇帝的第一个皇后梁莹，来自北方的士族，是大将军梁冀在他十五岁登基那年强加给他的，因为她是大将军的胞妹。史书上说她因为没有子嗣，不见夫君宠御，忧疾而终，这样的说法可能颠倒了因果。不过她的死，给天子铲除大将军提供了时机。事后，官僚们的建议又使他不得不册立了来自南阳士族的邓猛女为后。七年以后，她被指控无子嗣且又恃尊骄忌，贬死于冷宫。窦后作为孝桓皇帝的第三位皇后，是因为她的家族一直是梁大将军家族的死对头。她伴随天子只有两个多年头，从未得到丈夫的宠爱，因而也无子嗣。孝桓皇帝的情感或是欲望，全部倾注在一个叫田圣的妃子和其他风情婉约的嫔妃们的身上，留给她的仅仅是祭品一般的尊贵和寂寞。这一切铸成了报复的利剑，像一切因为缺乏人道的的生活而变得异常狠毒的女人一样，她甚至在亡夫刚刚人殁之时，就令人诛杀了田圣，并且扬言要杀死所有的嫔妃。倘若没有几个大宦官的苦苦求情，她的亡夫将会携带更多的心上人同往极乐世界。



面对这样的一位新的母亲并且是尊贵的母后，年少的天子更多地感到敬畏，大概成年以后的天子，还会把这种敬畏变成后怕和胆寒。

士大夫与宦官

登基典礼只是担任天子这一尊爵的第一道手续，灵帝在大臣们的安排下，又办完了其他的手续：二月十三辛酉日，葬孝桓皇帝于宣陵。二十二庚午日，拜谒高皇帝庙。二十三辛未日，拜谒世祖庙。在接受了本朝的传统教育之后，施民以恩惠，宣布大赦天下，赐民爵位及帛物。闰三月十五甲午日，追尊自己的祖父为孝元皇，祖母夏氏为孝元皇后；追尊生父为孝仁皇，封生母董氏为慎园贵人。如此，便将自家的宗法谱系与国家的大统合而为一。这些，只有天子感到游戏般的新鲜，大臣及士民们皆知是惯例。不过，新天子的即位毕竟给本朝的政治带来了希望，特别是与那些对本朝抱有极大责任心的士人，莫不延颈以望太平。

这种希望并不来自天子本人，由于本朝列祖列宗的短寿，很多臣僚经历过两至三朝乃至四朝，大统延续过程中诸多见怪不怪的事，至少在他们的中心确立了这样的观念：即天子仅仅是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玩偶。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在本朝的各种势力集团，能否自觉地遵循本朝的祖宗之法，能否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出任宰臣。

希望来自这样的消息：本朝拜前太尉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及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并由前长乐卫尉王畅出任司空。

这意味着，朝政又回到了士大夫的手中，因为太傅、大将军、司徒均为本朝尊职，参录尚书事即掌握了本朝的中枢机构、天子的秘书处——尚书台的政务。胡广是一位恭色逊言、明哲保身因而能历数朝的大臣。尽管是个老滑头，但他与各种势力妥协的背后，却是为了坚持本朝的政纲。窦武虽以外戚而登尊位，但其人年少即以学问和德行著称，有名士风范；在位时征辟名士，治家严谨。他与以前的几位大将军，特别是与那位历孝顺、孝质、孝桓三朝、有“跋